

故事汇
STORIES

Detective Stories
of the Western Classics

西方
经典
科幻
故事

余无夜·主编

中国书籍出版社

Western Studies
of the Western Fantasy

西方 经典 科幻 故事

大胆新奇的幻想
扣人心弦的情节……
给您呈现一个瑰丽神奇的世界

开启这道幻想之门
尽情享受酣畅、淋漓的阅读快感吧

ISBN 978-7-5068-2036-3



9 787506 820363 >

定价：33.00元



Detective Stories
of the Western Classics

西方
经典
科幻
故事

余无夜·主编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经典科幻故事 / 余无夜主编.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0.2
ISBN 978-7-5068-2036-3

I. 西… II. ①余… III. ①故事—作品集—西方国家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7808 号

策 划 / 金 硕

责任编辑 / 金 硕

责任印制 / 熊力 武雅彬

封面设计 / 北京天字行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话: (010) 52257142 (总编室) (010) 52257154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 北京京海印刷厂

开本 / 787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张 / 22.75

字数 / 313 千字

版次 /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 3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自人类诞生以来，对故事的需求，就是不可饜足的。虽然如今已进入E时代，但故事仍同我们的日常生活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甚至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关系更加密切。

试想一下，生活中，每天会有多少故事在以各种形式流传着——小说、漫画、戏剧、动画片、电影、电视剧、报刊、广播里的连载和孩子睡前的童话，甚至朋友间闲聊的小道消息，网友们的自吹自擂等等，都可以称之为广泛意义上的“故事”。

我们正生存于一个故事爆炸的时代，故事牵连着我们的一切活动——工作、玩乐、吃喝、锻炼——它在争夺着我们每一刻的时间，抢占着我们每一秒的生命。

故事，不仅慰藉着我们越来越寂寞、越来越孤独的心灵，也为我们提供了暂时逃避人生琐屑事务和痛苦的逍遥空间，它带给我们极度的快乐、鲜活的人生体验和各类情感的满足，帮我们理顺并挖掘出混乱人生深层的真谛。

然而，尽管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当代传媒使故事跨越了语言和国界的壁垒，传送进千家万户，但是故事的整体水平却在每况愈下。因此，在读完一本小说或看完一部电影之后，我们常会苦闷地发出慨叹：好故事在哪里啊？

其实，我们与其感叹、期盼、等待着新故事的出现，不如去回观历史，在人类悠悠历史长河的两岸绽放着无数美丽、传奇的故事之花，它们是久经沉淀的精华。

西方通俗故事，无疑是这些故事花丛中最瑰丽的一支。

通俗故事以娱乐和消遣为创作目的，重视情节编排的曲折离奇和引人入胜，人物形象的传奇性和超凡脱俗。它贴近群众生活，较少着力于深层社会思想意义及审美价值的挖掘。它是为了满足社会

上最广泛的一群读者，为适应大众的兴趣爱好、阅读能力、接受心理而创作。

通俗故事，在西方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悠久的历史，颇受百姓阶层的喜爱，诞生了无数的名家，其销量曾数度冲上图书销售榜的历史高峰，仅亚马逊书店每年可向读者提供的各类通俗故事书目便达三万种之多。

在西方不乏众多的大文豪也加入到通俗故事的创作队伍中来，如威廉·雅各布、亨利·詹姆斯、霍桑、埃米利·佐拉、查尔兹·狄更斯、亚历山大·普希金、希区柯克、亨利·伍德夫人、丹尼尔·笛福、玛丽·雪莱等，他们的进入加速了通俗故事的发展和成熟，提升了通俗故事的格调和品位。

为了满足国内故事爱好者不餍足的胃口，我们特编译了本套丛书——《西方经典故事精选》丛书。该套丛书是西方短篇通俗故事的精选集，根据通俗故事的四大主要类型，丛书共分《西方经典灵异故事》、《西方经典悬念故事》、《西方经典科幻故事》和《西方经典侦探故事》四册。主要以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英、美、俄、法、德等作家的优秀通俗小说为蓝本，经过编译、加工而成。基本上收集的都是西方通俗小说史上的经典之作。

跟其他同类作品相比，该套丛书具有鲜明特色：首先，故事选取的都是短篇故事，符合现代都市人的阅读习惯；其次，故事选取突出恐怖性、悬念性、惊险性，只选取可读性高、悬念性强的作品；再次，由国内知名文学社团——最恐门悬恐原创社成员执笔，对原著内容累赘冗长，文字晦涩繁琐的地方，都经过了深入加工，力争使之通俗易懂，并有效保证了故事的质量。

综观本书，不仅具有极强的阅读价值，还具有较高的收藏及研究价值，是国内难得一见的高品质休闲读物。

好了，故事迷们，翻开本书，开始你精神的饕餮大餐吧！

余无夜

目 录

看不见的罪犯	1
混乱程序	12
心魔	21
死之瞳	26
永生不死	40
通灵摄像	48
异次元花园	68
奇怪的科学侦探	72
画魂	76
太阳窃贼	83
黑色的新型药剂	92
生死时差	96
海底之城	107
来自地球中心的人	115
无形之阻	124
大宝藏	136
星际轶事	146
重力	153
火星来客	163
海怪	173
胆怯的兰花	180
到远古去狩猎	188
一梦百年	201
我们不怕外星人	214

灵湖	221
超级加速剂	227
不速之客	237
坠落的天幕	243
长寿城	254
通灵计算机	259
手术怪谈	267
时光倒转	273
空中惊魂	280
水晶之卵	296
战栗深渊	309
天外来客的难题	320
死亡链接	334
太空安魂曲	345

看不见的罪犯

【美】罗伯特·西尔弗伯格

我犯了冷淡罪，因为我拒绝把自己的烦恼说给别人听。在 22 世纪的今天，冷淡罪是一种不可饶恕的重罪。

我犯这种罪已经四次了，所以，不得不接受处罚。

法院判了我一年的“隐身”，这是对待冷淡罪犯惯有的一种处罚。现在，我是不可见的。时间从公元 2104 年 5 月 11 日开始，到 2105 年的 5 月 11 日结束。我并没有太难过，因为一年的时间在我看来只是一个数字概念。

他们把我带到一间黑暗的房间里，然后就要在我的额头上打上标记。

两个专门行刑的壮汉将我推在一张椅子上，另一个则举起了烙铁。看着通红的烙铁，我开始有点儿害怕了。

“放心，一点儿也不痛。”说着，壮汉把烙铁按在了我的额头上。的确一点儿也不痛，只是一阵凉爽的感觉，很快就完事了。

“接下来我该怎么办？”我问。

他俩谁也没有回答，而是转身离开了房间。

房门大开着，现在我可以离开，也可以继续待在这里。因为我的额头上有了这个符号，不会再有人和我说话，或者多看我一眼，因为我是不可见的了。

事实上，我依然还和原来一样，有着完整的躯体。人们也仍然看得见我，但是，他们却不敢同我说一句话，因为我是隐身犯。

这真是一种荒唐的刑罚，而且，我的罪行也同样荒唐至极。

我走出了房间，来到外面。我想知道，被判以这样的罪行，到底



和以前有什么区别。

我来到大街上，花园里，人们都只顾干着自己的事，对我视而不见。因为刑法规定，要是和一个隐身犯说话，就会受到隐身一个月的处罚，也可能是一年，或者更长。

老实说，我有点怀疑，人们是否真会严格遵守呢？

我走进电梯，来到了空中花园。这是第十一层的仙人掌园，我特别喜欢仙人掌，看到它们满身是刺，不让人碰一下，真和我的性格有点一样。

我径直去入口处的柜台买票。柜台后面，坐着一个神情呆滞的女人。

我放下一枚硬币，说：“我要一张门票。”

她匆匆扫了我一眼，但是很快，她的眼里就出现了一丝惊恐。她没有理我。

很快，我的身后就排了一个长队。

我又说：“我要一张门票，谢谢！”

她还是没理我，无可奈何地抬起头来。接着，她朝我身后看了过去。

一只手伸过来，把一枚硬币递给了她。她收过硬币后，很快把门票给了那个男子。然后，那个男人就进了花园。

“请给我一张票。”我大声地朝她喊，仍然无济于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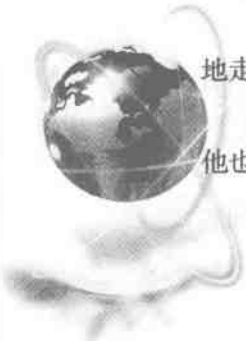
后面的人把我挤开了，没有一句道歉的话。这时，我才感到，看来，我的“隐身”开始起作用了。

我突然想，既然这样，何不干点不一样的呢？

于是，我绕到柜台后面，没有付钱就拿了一张票，然后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花园。

因为我是不可见的，而且人们不会和我说一句话。就算冒犯了谁，他也只能隐忍。

我进花园里到处走了一圈，很快，就有点厌倦仙人掌了。它让我



全身都有了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我再也不想待下去了。

因为我的手指无意间碰上了一颗刺，流了很多血。看来，仙人掌倒还是承认我存在的。要是它不是植物，肯定会被判一个月的隐身罪。

我来到餐厅，在餐厅门口站了半个多小时。侍者很多次从我身边走过，但就是没有谁过来为我服务。他们大概见过太多像我这样的隐身犯了，所以已经习以为常。

我可以走进厨房，高兴吃什么就拿什么。但是，这样一来，我会破坏餐厅的正常营业。法律上有对付隐身犯人的许多办法，我不打算去冒这样的险。

所以，我只能去一家自动餐馆吃饭。在那里，只需要投币，然后就能得到食物。

接下来，我坐着一辆自动出租车回了家。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心想，一年的时间里我都得这样，得找点让自己高兴的事。我有许多的书，看书倒是不错，而且我喜欢看书，但是我不想让一年的时间都花在书上。看电影？我压根儿对电影不感兴趣。上班？现在我根本不用去上班。在得知我被判有罪后，我的单位已经给我发来邮件，让我在家里好好待一年。隐身罪行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看来，他们是希望我这一年在家里好好修身养性。除了这，我想不出来它对我有什么意义。

一天中午，我第一次看见了一个隐身同胞。他是个中年人，额头上有着和我一样的标记。在他注意到我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惊奇，而是继续往前走。一个隐身犯同样不能和他的同类交谈。

我开始品尝着这种生活的新奇感，以及它可能给我带来的快乐。对于这个世界的轻慢、冷漠，它们丝毫伤害不了我。

我想，既然我是不可见的，何不利用这个条件做点以前不敢做的事呢？

这天晚上，我来到了一家女浴室。

一进门，我就不怀好意地微笑着。门口的跟务员刚想向我打招呼，



但是马上就住了口。她没有阻止我。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胜利。于是，我大步地走了进去。

一股很强烈的肥皂味扑面而来。我经过储存衣服的房间，看见衣服一排排地挂着。我想，我可以拿走衣服口袋里的钱，但是我没有这么做。因为当偷窃变得十分轻易时，它就失去意义了。

我还在往前走，很快就进了澡堂。

几十个女人都在那里洗澡。有发育得很成熟的大姑娘，松弛了的妇女，干瘪的老太婆。她们当中，有一些脸飞快地红了。有几个在偷偷笑着。但是更多人转过身去，背对着我。

她们都很谨慎，不对我的出现做出任何实际的反应。

浴室的女管事就站在那里，她没有对我喝令。而是把时不时看我的眼神投向别处。

于是，我久久地待在那里，看她们洗澡。看着她们在水汽中的裸体，我的内心感到有些矛盾。能如此大胆地看着她们的私密，而且没有丝毫阻拦，满足感很快就消失了，涌上心头的是悲伤和厌倦。

那天晚上，我一闭上眼睛，就会看到浴室里的一幕幕。我站在那里，与其说是一个窥探者，倒不如说是一个小丑。

不久，我对这种刑罚的新奇感就消失了。

大概过了三个星期，我忽然病了。

起初只是发烧，接着就是胃痛，呕吐，还有种种让人不适的症状。

到了半夜时分，我以为自己快要死了。一阵阵的痉挛和疼痛使我痛不欲生。我强打起精神，支撑着去厕所。无意中，我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我的脸已经变形了。脸色发青，一块一块的皮肤变得僵硬，满脸都是汗珠。

后来，我在地板上躺了很久，浑身没有一丝气力。

我需要医生，不然，我可能很快就会死了。我的电话机上布满了灰尘，自从我被判隐身罪以后，就没给任何人打过电话，当然，也没有人打给我。



朋友们都远远地躲着我，就像躲避瘟神一样。

我无力地抓起电话，拔了号。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是机器人接的，它说：“晚上好先生，请问您想和谁说话？”

“我要找医生。”我不停地喘着粗气。

“好的，先生。请稍等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屏幕上面亮了，我看到一个胖胖的中年人抓起了电话，“你哪儿不舒服？”

“不知道，我想我是胃病，也可能是阑尾炎。”

“好吧，我会叫人去看看的。请问……”他朝我这边的屏幕看了看，忽然停了下来。

因为医生看见了我额头上的标记，该死，他的眼神也太好了！

接着，屏幕闪了一下就黑了。

“医生……”我不停地大声呻吟着。

他走了。我气得大声号叫，真是讽刺。作为一个医生，怎么能对病人的呼声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呢？我连被关在监狱里的罪犯都不如吗？他们生病还能得到救治，而我，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我无助地躺在那里，等着死神将我带走。

但是我没有死，我活了下来，不过元气大伤。

一个人一年不同人交谈可以活下来，这在现实中有过吗？我只知道鲁宾逊有过这样的经历。他是在孤岛上，而我，却是在一个人口超过三千万的大城市。

我似乎比他好很多。我可以乘自动汽车，可以在自动餐馆吃饭。但是，我却越来越感到，我所生活的这个大都市，比鲁宾逊的孤岛还大，还寂寞。

一年时间第一次让我觉得漫长，我怎样度过接下来的几个月呢？

许多次，“隐身”都给我带来快乐和享受，甚至还给我带来了财富。

我去偷窃过，到小商店抢过钱箱。当时，店主吓得直哆嗦，却不



敢上前阻止我。因为害怕犯罪，他宁愿失去财富。

屡次得逞让我觉得无比快乐。但是后来，当我知道政府会对这样的损失作补偿时，我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了。

我到处乱走乱闯。女浴室早已不再吸引我了，我到旅馆里去。在走廊上自由走动，任意地打开房门。多数房间都是空的。但是有一些房间里面有人，而且我还碰上过叫人尴尬的事，让当事人羞恼不已，却对我没有办法。

我什么都能看到，只要我想，就像上帝一样。

我的脸皮已经变得越来越厚了，同时，我对社会的蔑视也更加强烈了。

对谁我都可以恶声叫骂，我嘲笑，做鬼脸。我走进剧院，在舞台上手舞足蹈。没有人向我发出抱怨。当我一个人静下来时，我想，这可能是孤独引起的精神错乱。

我额头上的标记告诉他们，对我，他们要极力地自我克制。他们不敢对我怎么样，只好忍气吞声。

我变得时而疯狂时而高兴，在所有人面前趾高气扬，昂首阔步。人们看我的眼神都带着鄙视，他们大概认为我已经疯了。但就算我是个疯子，也是疯子隐身犯，他们同样不能和我说一句话，同样只能生闷气。

所有人都知道要对我敬而远之，就算是贫民区的难民，或者是乞丐。

没有人向我乞讨要钱。只要他们愿意同我说一句话，我倒愿意给他们平常人给的十倍，甚至是百倍。但是没有。

有一次，一个瞎子向我走了过来。“好心人，看在上帝的份上，帮我从眼球库买一对新眼球吧。”

这是几个月来，第一次有人冲着我说话。我对此十分感激，把手伸进口袋里，要把所有钱给他表示感谢。可是，没等我把钱掏出来，一个满面惊恐的瘸子突然来到我们中间。



他对瞎子耳语一阵，说明了我是个隐身犯。瞎子的脸马上变得一片惨白，然后飞快地逃之夭夭了。

我手里拿着钱，呆呆地站在那里，心中有说不尽的苦恼。

连乞丐都不愿和我说话。可恶，真是魔鬼，发明这种刑罚的真是世上少有的恶魔，变态的东西。

“隐身”之恨让我咬牙切齿。它给我带来的满足都是空虚的，转瞬即逝了，而它带来的痛苦，却是再真实不过了，真叫人忍无可忍。

这样的日子我才经历六个月，我真怀疑我能否活过剩下的六个月。在这些黑暗的日子，生活变得暗无天日，自杀的念头总在我的脑海中来去。

后来，我干了一件大蠢事。

在一次闲逛的时候，我又遇到了一个隐身犯，这是六个月来我见到的第二个隐身犯。

如上次见到隐身的同类一样，他的眼神相当谨慎。只相视了一下，他就把目光移到了人行道上，从我身边匆匆走了过去。

他是个很瘦的年轻人，年龄不超过三十岁。他看上去非常有气质，身上带着书生气。我很奇怪，他干了什么，也被判了隐身罪呢？

半年来，没有一个人同我说话。心中的难言之隐无法向别的人道尽，好不容易遇上一个同类，我倒想和他说说。就算只是问问他叫什么名字，和他拥抱一下，也会让我少去许多的孤独。

一种强烈的愿望驱使着我，让我想要追上去。

虽然，我知道，法律上有规定，任何人都不能同一个隐身犯有任何的接触，包括同为隐身犯的人。而隐身犯之间尤其不能，社会不能让贱民之间形成一种秘盟。

是的，这些我都知道，可是我还是转身紧紧跟着他。

我与他一直保持着二十来步的距离。机器人警察无处不在，它们能迅速侦察到违法行为。我们都在他们的监控之内，所以我不敢妄动。

我跟着他走进了一条很小的街道，然后，又进了一个灰蒙蒙的巷



子，里面十分肮脏。谁也看不见我们了，我从后面追上了他。

“求你了，”我轻声地说，“这里没有别人，我们可以说话。我的名字叫……”

他转过身来，看了我一眼，脸上全是恐慌。他很快就反应过来了，然后，急忙绕过我要往前走。

我快步走上前去，拦住了他。

“请等一下”，我说，“别害怕。就说一句……”他挣脱开了我。

“你叫什么名字？”我几乎是在哀求。

他什么也没有说，就连一句“让我过去”的话都没有。他走过我身旁，飞快地跑向外面的街道，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一种极端的孤独感涌上来，堵在我的胸口。

我一边在街上走着，一边想着刚才发生的事。恐惧之感也随之而来，刚才，他没有违反隐身条例，可是我违反了。这样，我可能受到更大的惩罚，我的隐身期可能会被延长。

我不安地朝四周看了看，幸好周围没有一个机器人警察。

我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走着，忽然，我发现自己又离仙人掌园不远了。

于是，我乘上电梯，从门卫那里抓了一张票便进去了。我这儿瞧瞧，那儿看看，不久发现了一株高大的仙人掌。它浑身长满了刺，看上去像个大怪物。

我将它拧断，从土里拔了出来。我的手上因此扎了许多的刺，顿时鲜血直流。人们都装作没看见的样子，对此无动于衷。

我将刺从手上拔掉，又乘着电梯下去了。当走在大街上时，我又陷入了极端孤独寂寞的隐身生活中。

八个月过去了，九个月，十个月。我的刑期就要满了。

在进入最后几个月时，我进入了一种麻木状态。思维只能靠惯性运转，对自己的情况也只是听之任之，稀里糊涂地过着日子。

我强制自己看书，却不明白上面所讲的内容。即使有的认真读过，



但在翻开下一页的时候，上页的内容就已经从记忆中消失了。

令人厌倦的日子在一天天过去，我早就不愿掐指计算剩下的时间了。

说得更为具体些，我好像已经忘记了时间，我不知道我的刑期已经满了。

有一天，我正在书房里读书，无聊的内容加上无聊的人。突然，门铃响了起来。它已经很久没有响过了，我几乎都忘了世界上还有这种声音。

我迟钝地扭过头，然后站起身来，走过去开了门。

站在最前面的那个人说：“你好，我们代表了法律。”

然后，有两个人一言不发地除去了我额上的标记。

我对他们点了点头。

“今天是 2105 年 5 月 11 日。你的刑期已经满了，你又回到了社会中。”

“谢谢！”

“和我们去喝一杯吧。”那个人说。

“不了。”

“这是传统，不必说了，走吧。”

于是，我跟着他们一起去了。

额头上少了一件东西，现在却有一种奇怪的裸露感。我们来到附近的一家酒吧，喝大杯的威士忌。酒很烈，很上劲儿。

有个人一直冲着我微笑。后来，他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问：“在明天的赛马中，你最看好谁？”

“我不知道。”我对他笑笑。

“真不知道？我支持马里尔。他最有爆发力，我全押他。”

“对不起，”我说，“我对此一窍不通。”

陪我一同前去的政府人员对他说：“他离开过一段时间。”

那个人明了似的朝我们点点头。他提出，要为我买一杯酒。

